

皇

明

史

概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四

朱國禎輯

楚事

楚地名山大川 皇祖微時西遊過真武草菴顯聖恭
嶺其修真處也因元舊宮改築宮在山巔元以鐵至是
始飾以金未就 文皇起兵其靈尤著姚恭靖稱曰我
師散髮仗劍自雲而下 文皇親見效之出入陳中兵
刃不能傷後益展拓制如皇城歷三天門而上範金爲
殿題曰太嶽太和宮踞五嶽之上靡費萬萬胡尚書祭
告獻瑞光圖香火遍天下設內臣司之每朝登極送像

設旂幟凡祝釐之事皆趨焉靈氣所鍾下灌安陸篤生
世皇人承大統 獻皇葬松林山崇曰顯陵山曰純德
改州爲承天府設興都留守司正副官遣太監守備又
益以德安府等州縣曰荆西道增試額爲九十名錄文
中列守備名于巡撫上至兩地時時進鮮闡絡繹道上
爲常王府徵祿催租之使不與焉

其藩府惟楚爲大 高皇第六子橐封國元妃王氏定
遠侯王弼之女也頗富強數被疑譖終得保全然 獻
護衛三之二萬曆二十四年奸弁王守仁王錦襲詭稱
定遠之裔有財產文冊凡八十六本進獻冊中除誥勅

器仗衣服在田外皆奇異未名之寶銀碑三百萬金磚
白萬道太監孫舉錦衣在德福往會撫按括取勿使遺
漏先洪武二十七年王弼坐監黨死妃薨已二十年矣
王之子孫無依就養于楚守仁未知于王氏近遠突爲
此奏駭人耳目舉等至楚合宮號慟王率眷屬出居書
院聽搜掘不過近世尋常之檢與所奏絕異報上未發
久之楚王獻銀二萬兩且言既窮籌措上憐而免之
撤回差官仁錦發原籍尋逮族論斬時奸人上國用靡
疏礦稅內官四出

二十七年御馬監奉御陳壽將原奏官衛總旗申敏往

湖廣時承天守備曰杜茂茂在事久陰鷲有心計人皆
畏之奉悍而駭貌倨僕直一本偶既至撫按及諸司以
計厚糜與譚利嘗可否唯唯謹衆皆喜謂易制且奉
自稱原籍承天墳墓在焉念桑梓必不大恣然聽人穿
鼻投賄附麗者雲集江湖大盜率皆收用惟所欲爲不
復顧益三關皆奉勅太和轄行都司提督諸道官若香
稅擅周山三百里林木之利承天轄本衛若禁山玄祐
官租入皆不與有司事然亦不勝凌轢掣肘之苦矣奉
總全楚并江廣錯壤處皆得以意行魚肉所在水陸要
津及各村落皆揭竿拽黃旗重徵疊收慘慘汗辱殆盡

初至檄荊州府推官華鈺經歷車任重往承天查倉庫
不應卽叅奏逮入巡按曹指止之不聽訐措陽誣陰害
抗 旨撓稅因謫襄陽知府李商耕黃州知府趙文煒
荆門知州高則巽又有奸人奏湖廣通省各屬存留羨
餘漏稅贓罰空前佃價不止億萬見在黃金萬兩唐相
李林甫妻楊氏壙中金牌童子各金器重數百斤左右
金窖未開別有占墳黃金鉅萬每被小民盜竄詔清查
解用武漢二府有常周二鄉官奉先至其家嚇以奏請
抄沒各勒千金生儒商賈之家都不得免少有趙趙直
入內室奸辱或掠入監府甚多十二月二府人不勝憤

聚千餘控之所司皆錯愕第二云權在稅監奉方據新畧
衆往訴怒曰 聖旨誰敢違卽鼓譟拋磚石直上撫按
豫知有變先馳往各司官俱至救之奉僅以身免參隨
重傷者甚衆

二十八年正月疏聞然奉尚有良心謂小民勢窮所迫
且皇木兵餉正在吃緊恐清查事竣數難取盈朋掘故
塚金多遺忘苛責于民猖獗復起特賜矜容少垂雨露
解進 御前數之多寬難以取必等語蓋尚戒心于前
年臨清馬堂之變也而更添金銀真鑛之奏與它遺落
之奏遂遣人至蘄州叅政沈孟化知州鄭夢禎小加約

束卽自往尋覈孟化加禮曲說不聽且含怒衆共歛五百金托夢禎餽之求解此如以片肉投餒虎咆哮吞噬不可制矣奏聞孟化調用夢禎降三級又叅常寧署印通判楊大烈罰俸與茂相表裏其勢愈烈乘船至承天凡四十艘載兵器火藥沿江射獵劫奪自石牌次金花灘以淘金爲名索取金盆金爐等物勒居民認償銅鈞釣人肉銅梭梭婦人乳生員俱不免被縛被圍者十餘人并拘鍾祥知縣鄒堯弼遠近大震御史王立賢以聞不報衆于五月望日訢之守道萬振孫太守王禹聲求解忽有裱服賚訪單入城者士民擒而搜之單開五十

餘家送府拘空室中奉持數詰問之使踵至城中洵懼巷哭奉抵城外茂往迎設宴夜闌始歸城外居民隨入呼噪次日揭竿聚衆守臣諭之乃解茂疏已上并叅留守黎國暉千戶謝世爵失于彈壓當治罪十八日衆復變再諭稍寂有養馬人稱疏內士民姓名稿在鍾祥縣諸生擁入縣索之不可得告以稿在蘭榮家榮茂心腹主筆也羣往毀門而入果得之茂立遣衛官擁衆千餘凡素有怨者悉加毆辱其財物一空生員沈希孟素有膽氣與抗辦掉去家立盡諸生避宿玄祐官追而縛之有截耳折兩臂者傷四十餘人茂疏再上坐以殺知縣

實救解也坐以造兵器其操兵皆衛弁也 旨下希孟

等皆被逮

後死于獄

振孫禹聲堯弼先後皆削爲民

二十九年辛丑正月元旦江夏蒲圻沔陽州同日大火各燒千餘家江夏火燹至城外沿及江船布政湯日照舟亟解纜至江心火熾呼漁舟得免妻女皆死僉事馮應京疏奉罪狀極言違旨詐誅殺人無數且聚盜耀兵僭妄無君凡九事并言湖廣苗患加以奉惡不悅人心厭亂勢必赤子弄兵青衿披髮疏發撫按皆震虞禍奉反劾應京降雜謫邊方尋傳旨科道潰救拿問奉所遣叅隨直入各縣堂逼取庫銀凡鹽商至者加稅勒謝又

欲盡釋倉穀委襄陽府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盤驗不
往棗陽知縣王之翰接待稍遲因叅楚臣朋謀勒情等
事宅之翰棟如削秩尋逮問惟倉穀以備賑得留而應
京將去百姓喧聚詣藩府請留奉得意甚直書其名遍
示街衢衆大譁奉盛氣叱咤率甲騎三百餘發矢刃殺
五人傷二十餘人于是比屋奮臂皆起格鬪遂攻稅府
奉度不能敵自焚大門脇之將坐以謀反巡撫支可天
督兵救解或曰兵之必激變不如傳諭明言命使殺之
禍必重今已破膽縱之聽朝廷自治衆始持磚石林
立不動奉始得奔入藩府不放出可大尋亦被論湖口

大監李道奏全楚地廣財富奉征多解少欺侵國課
上怒始撤回治罪仍着杜茂兼督其時錦衣差較尉體
訪被縛投江死者六人餘皆爲土人所殲有 旨可大
革職改工部左侍郎趙可懷兵部兼副都往代限五日
內起程奉之被攻在三月六日撤在四月十七日可懷
之行則月晦可懷疾馳入境諸司已衛奉至荊州將登
陸所携多違制之物焚其舟凡七楚人赴可懷呼愬者
數萬人 軻撫之仍疏請 祖宗湯沐地求寬豁不報執
奉用事人韓士問等索實蹟士問列四十七條大者初
至襄陽朝王嚇孔妃得其珠寶金帛甚多再索各項值

七千餘金又索棗陽王金環金花玉帶值千金至黃安
縣收耿公子家人聲言擒殺公子獻三千六百金求免
其餘小者發祖墓大者藏亡匿貨所得金銀約十六萬
餘物柵是而諸惡少所私不與焉蓋處處礦稅而奉漆
有淘金船料鑄錢水晶石等名目故其禍尤甚然奉至
京 上治之甚酷撫按若護行通判趙世美與士民所
報贓貨皆不能匿而楚殘剝亦已甚已

三十年壬寅二月 上不豫傳止礦稅刑部錦衣各犯
釋放還職建言諸臣復官行取科道補用戶兵尚書陳
渠田樂出視事工部尚書楊一魁失塞黃峒口革爲民

一時權聲雷動次日早 上汗浹體稍平收回前劄旋
論朕偶眩暈所傳之事官殿未成礦稅難以停止餘事
再酌量當行者擬 旨以問閣臣沈一貫宛轉以 引
老子身與貨執重語謂 聖體初安正宜凝承天禧安
得以外物妨內養且勿掛懷容臣三思再奏其事在不
疑者謹擬 聖諭三道惟卽批發太僕寺卿南企仲劾
不正大臣當急斥謂 聖諭已頒自是獄無係囚野無
遺賢乃數日來不聞吏部復職何人且以發訪單爲辭
則尚書李戴當罷亦未聞刑部釋放者何人且以討保
結爲辭則尚書蕭大亨當罷 上怒謂專市私恩新舊

建言諸臣都不准復礦稅于連人犯仍舊監候企仲降
級慰二尚書供職尋給事中張鳳翔奏礦稅不忍遽止
將釋罪起廢行取三事併停不得不然閣中擬三旨以
進其意可知當且次第九發特事難徑行故遷延未決
企仲以問安爲媚寺必不問安乃丈夫乎以爲可耻必
不問乃無愧乎礦稅自有停止之日廢棄諸臣優游林
泉處分有時何事取必旦暮 上是之企仲削爲民而
擬諭三道中惟允行取一時反汗人以不堅執罪沈亦
無辭也時李太守贊自楚漸進至通州贊號卓吾溫陵
人鄉科得官致仕寄居麻城結菴說法招聚徒黨雄辯

無敵每曰大道不分男女作觀音問一書士人妻女多有携衾枕宿菴中者其說新奇有藏書焚書大德等書以呂不韋李園爲知謀名臣李斯爲才力名臣馮道爲吏隱卓文君奔相如爲佳偶秦始皇自千古一君他名賢皆在譏貶中而大旨在翻孔子之是非士大夫靡然信之初爲耿天臺所惡後忽協爲一焦漪園耿高弟亦推尊不容口至被娼罵怡然受之總河劉晉川招入署禮爲師通州馬御史經綸延至家爲給事中張問達所叅逮入京下鎮撫司素好潔旣束入臭穢大不堪以書刀自截悉燬其書然家藏戶守至今士風大都由其染

化朱子誦而孔子之道幾晦亦一大厄也而楚故有假王之說楚府自嘉靖二十四年愍王弒後子恭王嗣位至隆慶元年病半廢時有增損已嬰弱困臥五年八月卒明年二月報宮人胡氏生二子請名長曰華奎次曰華壁衆謂王久病不能御內何以有孕孕且孳生孳者面貌必相似一魁梧一癯陋大相遠口語藉藉謂妃王氏見王無嗣與內官郭倫引族人如綽定議取其弟如言妾尤金梅所生子僅數月入官如綽亦將家人子壽兒生已歲餘同入魁梧者卽華奎也奎尚幼叔祖武岡

愧署府事如綽從弟如訓等屢欲訐發計阻之未

幾儀賓汪若泉奏聞時江陵當國遼王坐廢衆皆歸罪不自安奏至念事未易行下撫按勘明通山等郡王并
不室數百人儀賓劉宗源等主王妃之說亦具奏并勘
諱者不能異顯槐亦避嫌不敢質隱忍至革祿奎得嗣
王壁封宣化王其事雖定其說牢着人口宗人附王者
頗沾潤居爲奇貨懦者自愛者不復言悍者時時忿爭
相激王不能盡鉗王守仁之訐說者曰因此起釁不得
而詳也中尉華越素彊梁屢與王忤其妻亦如言之女
居常歎息欲言又忍比如言死謂父有族誅之禍今雖
死恐株連終不免乃言于越謂王實其親弟姊妹昆仲

面貌言動酷肖述始末事縷縷越乃約宗人歃血舉奏
王聞擒入加刑將除之俄得脫去妻亦走藏儀實家索
之皆不可得王曰此去作大事矣

三十一年癸卯正月王奏越抗違諸不法狀 上以庶
宗罪狀多端下部叅看二月越奏楚藩大變異姓假王
事通政沈子木持之不卽進詹事郭正域與王同城而
居素有以呂奪贏之恨實主其說聞之與子木頗有違
言四月正域晉侍郎回部署事議論漸沸楚王聞舉越
有疏上疏自辯越疏始得達俱未報郭乃上疏請勘大
略謂 高皇帝家法待宗室與臣庶不同宗室小罪不

遽加刑大罪必下撫按會勘或差法司徒勘未有止據
一徧之詞輕與處分者亦未有不經勘問能得真情者
楚王所奏華越之罪事在彼中華越所奏楚王事情干
係 皇上家法宗社大故其有其無臣等不敢于京師
三千里之外輕意遙度如果有之當急爲宗藩改正如
果無之當急爲楚王昭雪使楚王所奏得實則親藩貴
重豈容誣讎使華越等所奏得實則天潢宗派豈容冒
濫宜並勘以求真確凡勘必解職以息楚王在勘中卽
當撤府事然從無此例首輔沈一貫諷止不可又不能
奪閣部齟齬口語交關案在楚并在朝矣聞旬日批華

越奏云此係楚藩屬宗如何結集群黨輒奏正王以小
犯大豈得公論該部院會同該科叅看來說覆奏楚王
襲爵二十餘年何至今而始發且不發于民而發于本
宗又發于女子骨肉之間果係真知真見否能無別項
私仇希箇傾陷否楚王止論一人而越等二十九人奮
不顧身同來陳奏果係公心仗義否抑或別有他故結
黨欺凌否當下撫按勘問楚王之源委明而後各分可
正各宗之真情得而後罪案可成時首輔因部議不合
註藉次輔沈鯉入閣票上報允楚王奏亦併發然碍于
例終不及撤府事也楚王聞之甚懼尤金梅縊死如訓

逃匿巡撫趙可懷建按王立賢會諸司王太妃亦押郭
倫等俱至分欵究實凡王病與一切蹤跡俱不能諱然
不敢決第云以爲真也而王氏持之甚堅其言又足交
發互證郡主縣主并申其說以爲假也干犯七十餘人
寧死不承未敢輕易出入具聞奉 旨關係重大部院
叅詳時左侍郎李廷機已至改署矣楚王疏再呈報曰
奏辨事情與前撫按官勘報尚有異同九卿科道看議
御史康丕揚力攻越謂勘疏未盡者三越之不通者七
于是廷臣于九月五日會東閣各具議單凡三十七單
戶部尚書趙世卿至于三百餘言中云事理可思國論

可採彼此之情詞可叅對華越之初揭可查明武岡王之卷宗可覆按婦人之言決不可聽部中節略以進隨以言者并全單盡上大約與世卿同正域之議始納憤甚直奏通政匿疏出首輔一貫之意一貫堅不欲勸無以服天下士夫之心且非大臣腹心事君之誼并楚王百金爲壽許萬金爲謝書帖具進通政首輔辯疏皆上得 旨楚王真假之事何至今發覺且夫主許奏其妻証見豈可憑信禮帖原是壽儀後無押字俱難爲據料臣遂有顯劾者正域且辯且求歸禮部仍會議以上報云楚藩許奏事情年遠無據仇口難憑真假甚明不必

勸便行本處撫按啟王安心整理國事華越等分別
議處十月正域再請九歸楚王訐疏又至列其四恨且
謂華越至京主其兄國子監丞正位之家乞禮職示懲
下部衆將因之甘心焉諸學士皆不干廷機奮起代白
謂正域始終未嘗以假之一字加王無容再議從之以
上票旨皆又次輔賡之筆一貫及鯉引嫌杜門已久正
域亦出都下游河泊楊村守凍矣忽妖書事發先首輔
獨相者數年 皇長子前二十二年已出閣講學王文
肅定儀注用講官六人蓋隱然太子禮也正域居首聲
宏貌蕭長子囑目其講定于昧爽一日大寒衆皆齒擊

長子僅狐裘禦不能堪爐火藏密處未得旨不敢顯用
郭大聲叱內侍移出長子稍溫適甚德之上聞亦不
忤一員輪看講獨不懌曰此我輩事講官錚錚便來壓
倒耶他辭色多忤郭行之自若其文筆雄桀自負罕所
推讓獨與同年葉向高善皆有時名葉亦以他事爲一
貫所疎終不與講官之選久之俱出南京名優之實遠
之也衆頗以爲疑比礦稅紛紛委蛇出入不敢力爭左
都御史溫純西人彊直又多齟齬既關中添鯉及廢廢
同鄉同年調停甚驩鯉家居久踽踽望獨重衆皆歸之
郭又與相善閎臣雖無水火之形已緼其情朝士左右

祖益分科臣楊應文姚文蔚醇謹頗爲一貫所用後又益以錢夢臯御史康丕揚至楚事發楊康攻郭甚力錢亦有疏其跡大露黥者因之爲此書且借廢爲辭發難端其書刻版加面葉凡四題曰國本攸關內曰續憂危竝議

東殿中書趙士禎所爲浙永嘉人後病癢自言肉碎落一如蠟生光瑛狀

凡三百餘言

謂上于東官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所以寓他日改易之意其特用朱廢廢者更也與鄭貴妃約暗寓而

一時內外官依附廢者文則王世楊

戎政尚書

孫燁

宛撫李

汶

陝西總督

張養志

節

武則王之禎

歸正堂左都督

陳汝忠

東營定捕

都督

王名世

王東華之後

王承恩

王陽明之後

鄭國賢

錄事

錄事

錄事

錄事

錫衣禮儀書
借輝金事

又有陳矩朝夕

帝前以爲之主沈一貫

右鄭左王

太子
生母

以規福避禍宅日必有靖難勤王之事

未幾日都給事中項應祥謨御史喬應甲書十五日夜

散投各處

上得之大恚傳內閣昨東廠訪獲妖書一

本朕一見怒恨何當有此意念今日見卿等所以因何

駕捏虛言無跡生影混謗庭闈官禁離間父子兄弟誣

陷大小臣工以翻天覆地之罪首傾卿等忠良一網打

盡使朕孤立于上蓄謀巨測心愈忿懣必有主使之入

卿等可傳示便着廠衛緝事衙門嚴訪擒治在外行各

撫按緝拏務在得獲真實以絕禍源以昭天理國法卿

等朕股肱義同休戚豈宜辭避墮中奸計驚危宗廟社稷可卽出贊理以分朕憂以鎮奸心論知之時惟首輔又次輔有頤語甚激切誓不俱生且求避位報曰妖言誹謗朝廷動搖宗社使我一家不寧大逆不道已下嚴拿卿須若中鎮定主持國是其書中牽及者皆自辯報皆云尚誣及朕何況于汝惟李汝在陝西其子錦衣指揮僉事李楨國代辯報如之下刑部定賞格報實者照軍典例賞銀一千兩投衛所百戶上以爲輕賞五千兩實投指揮僉事兵番布滿街衢道路以目人情洵洵凡三日衛百戶崔德獲賊生光及子其篇婦趙氏陳

民生光順天默生憤挾驕刊粘揭帖者鞠之或認或否
衆方傷息丕揚獨再疏前華越有討逆之檄奏王之疏
未必盡出其手及歸勘拆府墻毀下馬牌不待明命敢
肆焉凌今日妖誣事不相蒙情則相合望嚴緝奸人正
無君之法又嚴責楚撫按詳究華越等如律以正前日
謀陷親王之罪固以隱然羅正域于內矣方正域被攻
時知交斷絕惟次輔與之通問吏部郎王士騏刑部郎
于玉立皆次輔門生于又郭之同年最相厚者昌言爲
助山人沈士林名令舉
吳江人與于皆師事僧達觀因于亦得
見郭并謁次輔于以請告家居二十年始補原官首輔

欲收之不可得其黨始兢兢請次輔當國引郭爲副于
王據要津事不可測適值 聖怒乘機作事便不可僕
此一隙也王之頑疏內有就中委曲惟衛奸人知之承
恩名世又有奸惡陷害等語命指名來說此又一隙也
生光等展轉窮究并獲其弟生彩質對勒以取供呼曰
供也死不供也死只是不供厥衛遽聞止曰奸逆干証
頗明未敢確以爲是不揚獨請緩之以蹤跡可疑執沈
士林達觀等承恩名世疏上皆指錦衣都督僉事周嘉
慶下九卿科道究問嘉慶相誅以軍功陞吏部尚書李
戴姻家使氣與寮案多忤二王皆武舉第一遇之不如

禮恨之故指及事已更端然只環衛中相軋非科道意也方鼎沸時首輔又次輔皆入直上喜褒答次輔尚辭病不出久之上揭雖有震驚人心以及宗社語其意較寬又與所知言此何大事過于張皇頗傳于人又從而潤色焉嫌忌日甚正域家人尚在京中寄書往還不絕人益側目有同知胡化妄奏教官阮明卿所爲明卿夔舉鄉人也本勃勃欲發事適相湊十二月一日騰疏顯攻正域并及次輔大約謂有好黨而後有好書書中皆怨誣朝廷中傷二輔與當日曾議楚事之人其刑刻流播又適在楚王疏入之時假令楚王而終誣此書

必不作矣元輔一貫早去此書必不作矣次輔朱

票不決楚事此書必不首及矣蓋前侍郎郭正域乃

次輔沈鯉之衣鉢

疏云良友非門人

沈令譽正域之食客胡化

正域之同鄉同年也

化別門州人舉人漢中同知陸降歸與知州沅上柳許聞堂上忿爭

申報下推官尹仲行知縣林鳳翔問理進入京遇上卿弟明卿還渠奉訓導嚴建言爲名捏本認明卿兄弟并及尹林自至文奉門進之爲嚴校所執坐妄言奪職羣奸結爲死黨計日取相位

故示寬酸以滅楚藩而修怨亦爲樹威卽藉楚事以逐

元輔爲已地三輔廢將順德意一擬楚王非假之票一

擬正域回藉之票則怨益歸之皆臣之一疏激之也彼

正域方將飛揚跋扈而況加之怨乎且正域身雖去國

而兄正位尚怡然此中爲奸黨淵藪其黨或捐千金或
二千金或三千金使沈令譽達觀賈山徧行賄于中外
正域出國門一月尚逗留近地楊村乘小轎三入都城
暗投次輔家 聖旨所謂奸黨可疑者孰過于此獨謂
次輔鯉密勿重臣休戚宜與 聖上一體胡屢屢爲奸
人緩頰奸書始發舉朝以爲大變彼獨以爲小事舉朝
以爲當捕彼獨以爲當容奸書出已逾旬未聞有一起
居之章迄今半月始得一揭中皆套語支詞無一字及
國本且有震動人心虧損 聖德語回互隱伏代奸人
作說客意欲何爲疏入中外大駭丕揚亦檢達觀裝得

沈十林所與于王書並加羅織廷機及詹事唐文獻力
爲排解論德陶望齡自南畿典試至直造首輔第質責
聲色俱厲并見又次輔言魚肉正人負萬世惡名我寧
紹將不得比于人數苟委之不救陶生願棄笏拜疏與
之同死皆俛首無以應時正域舟次所在發兵爲守鈴
折之聲震動遠近僕毛尚文在京已被執又卽舟中攝
幼子乳母去于方三月幾斃行取推官熊廷弼餽酒百
甌以慰次輔寓所旗較塞門騎牆童孺買醬出入必嚇
曰送出郭侍郎來于王又不必言一時如狂凡兩日
皇太子遣奄至閣中傳曰先生每容得我將就容郭侍

郎罷 上亦召太子寬慰諭無恐傳關中知之首輔本
有心計規 上意已定外間人情未可盡拂擬夢畢肯
曰正域着在藉聽勸次輔鯉密勿重臣豈得過爲搜索
言官宜存忠厚次輔辯疏亦加慰安文獻飛書報郭曰
湯網解矣達觀拷問奏上則曰不守清規言辭誇大從
重擬罪竟死獄中于王皆削籍而毛尚文沈士林胡化
屢讞終不服事亦小挺獨重嘉慶執其書辦袁鯤供稱
生光往來議妖書有據吏部尚書李戴見事急甚懼
上亦以王士驥事責令回話既認罪又責以用印失錯
致仕歲行盡獄移東廠陳矩爲政矩素清直虛心細

嘉慶寬狀與妻親刑逼妾認以聞。一日事情矛盾何日得真甚時結局嘉慶有妻妾子女行拿金鞠自事發以來至此四十五日他株連不可勝數幸大體尚未決裂人歸功于李唐陶而所費詞說已多國體政體亦少損矣生光在獄中箕踞嫚罵曰朝廷得我如至寶一移口汝輩皆齏粉矣

三十二年甲辰大計會場未暇及三月東廠鞠嘉慶妻妾子女無異辭聞上始送三法司定罪生光擬斬再謀危社稷例四月二十七日磔于市其屬口外爲民嘉慶革職巡捕員役各叙功次輔復疏乞歸言臣一

念朴忠或可結。主知取信于一二寮友比詔執事勿
過搜索臣乃得掩其瑕疵不膏斧鉞及至府部等會審
時取具招由亦開輔臣沈鯉奉明旨無容再議臣益
得逝于法比不坐深文雖巡徼羅列環臣寓所譏密兩
月而後解嚴而臣首鼠深藏卒亦無所發覺雖臣原籍
喧然騰播謂臣已坐奸黨舉家驚怖欲死而久亦流言
漸息保有室家蓋秋毫皆上恩也臣何敢忘亦何所
不愧于心惟是臣親疎內外朝野遠近之間見臣有此
一番知其聞望輕鮮不善涉世遂無復信臣朴忠而臣
其質矣臣將安所挾與在廷諸臣尋舊日之盟比肩

事主哉 温旨慰留鴻臚堂上官宜論而湖廣勸疏亦
至先華越既歸楚東安王英燧武岡王華增江夏王華
壇通山王盛洪通城王長孫盛浮奏爲楚變盤據已深
衆論異同難定事 上謂前斷已盡不必再問惟將軍

蘊銓中尉華埜華堆朋謀妄上革爲庶人與華越并問
至是疏至重處者一宗爲華越并處者八宗罰處者十
三宗丕揚復疏駁情法未協欲誅首謀時正域尚未至
家楚疏先上失丕揚本意故也後華越竟發高牆沈十
林等亦編口外九月楚撫上親王事權宗學督教疏允
行楚俗剽而輕閩宗二千餘人公議所在求申不得反

受摧抑此豈調停所得禁令約束所能行始謀不臧
必至于訟訟而不竟必至于師由來者漸矣閏九月朔
楚王以謝恩爲名重贖出城渡江至漢陽初三日宗人
二百餘往奪之崇仁爲首崇仁名蘊釜負膂力可敵百
夫斬關劫三千餘金官兵力拒被獲者三十二人釜與
馬楚撫命副使周應治往視用擒盜法悉鎖肘鳴鑼入
城曰名其爲賊罪乃可正左方伯薛三才按察使李燾
勸稍寬從中分別不聽悉下之獄初五日各宗擡一老
嫗人號曰娘娘訴撫院諸司官次第至遇應治諫曰此
慣戕宗人者共擊傷從者掖至別室窮搜越墻下漁舟

走真安撫臣一身當鋒曲論必欲取出獄中人踰午始至餐等皆手梏加鎖負傷直前奮起以梏撲撫臣首立碎亟扶入衆隨之共躡其腹子守直號呼求免則已死因脅三才求復全祿堅拒之得止按臣吳楷在荊州及鄖陽撫臣胡心得飛檄以聞詔盡法擒拿河南鄖陽二處切近楚地嚴加整理以防漏網陞上荊南道布政梁雲龍爲副都撫之事起倉卒參狂詩稱仁府令旨有釋獄囚殺假王順流而下坐鎮南京等語又刻榜歷數撫臣黨助假王與內閣書僞傳文書房索賄之說因之劫掠護衛及書辦人然從惡無籍不過十餘人就中有議事

者逆自欽且傳帖言前不在奏之列後不在劫之內安心俟命務全忠孝左伯密令居民團保甲嚴備各門置兵五十人楚府亦申儆至初十日稍定撫臣樞登舟鄒撫移襄陽遣牙兵二百戍漢陽守隘口各道皆駐近地楷馳至省城十月十一日擒前三十三人并後四十三人送各郡王邸收禁餘皆下獄仍請重臣會勸上停遣專委撫按議者猶謂前處分太輕故有此禍終未能釋然于正域也幸彼中事情甚明絕無疑似之迹則左伯主持之力居多雲龍既至事定已旬餘仍請法官會議止之上疏比于王陽明擒宸濠之功云

三十三年巳巳廣東巡按林秉漢言楚宗次第就縛大義既伸國法亦正然假之一字殊駭聽聞夫諸宗非盡與楚王爲仇者重以宸斷猶且肆行者何蓋天下事有不可以常理測意見決者楚有李園進妹之隱我朝韓府漢陰王有抱他人畜宮中之獄圍之詐終世莫能明漢陰獄年久而後發倖成者遂滅其祀伏法者何傷國體今假上之語一倡百和諸宗執以爲假而巡議槩以爲真則諸宗之心不服楚王自以爲真而諸宗爭以爲假則楚王之權不尊冀陵爭奪遂啟亂階重者被誅戮輕者收田土罪及多衆誰非支胤忍至于此今不詳

辨真假千載而下何以自明大凡虛心而觀其事自明
泥案不改其詬必大竊爲盛朝耻之夢畢駁左祖逆宗
非無其故在廣多議正域移書長安爲之救解并作厲
犬再起戈矛且疾臣等有疏今當考察不先不後恣其
邪說以圖傾害 旨下數百言備述楚事降秉漢五級
褒夢臯忠義可嘉祈免察典而竟亦不能得也四月獄
上分等定罪一等蘊璿蘊鈞二名斬華堆等三名及二
等華斯俱勒自盡三等華獎等二十三人發高牆三等
蘊鈞等二十二人革封爵發遠處王府閑宅禁住四等
蘊璿等十八人降爵一等革祿二等內未封者不准封

華堵定熙常淨改入三等一體改發遠府閑宅五等種
鉞等十五人姑從寬免議內華炷等着加戒飭該處決
者撫按于承天府告廟正法刑行天下宗藩及各省直
知悉贈可懷太子太保蔭守直中書舍人方議善後專
宜而夢臯復追論正域推本于左都御史溫純初夢臯
以妖書事攻次輔衆謂阿首輔敢倡議起大獄陷老成
卽出爲叅議一出可謝人言消後燬矣首輔欲留之以
書問次輔答我輩休休全不介意以言官爲名請于
上事在必濟可益世道揭進果得留衆謂答自宜爾問
者何心欲蓋彌章其計甚拙比京察少宰楊時喬與純

主計首輔委曲代之所免純齡齡決夫中旨皆留并南
京亦如之事遂膠結首輔亦無以自解第揭云 皇上
有非常舉動則臣等必受無端之疑于是夢臯復上疏
謂正域禍根前後撫臣皆畏之不敢發純附和初不出
會單比變作定罪刑部謂宗室子殺父者斬純獨欲輕
之引毆死職官律且欲使其黨往勘楚事覘鱗案以行
其說蓋禮部議楚中八郡王久不入楚府今欲與之更
始必頒勅遣法司官齋往則諸宗相率會聚迎候聞隔
之情一旦可通大理少卿涂宗濬稱善願往然未及行
也于是聽補南郎中劉元珍謂夢臯掛議得留駕言楚

事轉作風波首輔比昵儉人嫉視善類疏上踰日有排
誣元輔夢及言官牽引楚變搖惑人心當重處之諭又
次輔○爲解止降一級調邊方牽寬小臣所以安大臣
之諭御史葉永盛疏夢臯特留且溫旨褒嘉自來言官
所無但外廷之臣習見諸臣之疏寢閣如彼夢臯之疏
響答如此無端生疑疑夢臯因疑首輔庇護元珍新從
外來信耳輕舉罪固有之今日處分雖曰薄乎云爾恐
首輔終不自安與近疏所謂誓不傷言者之一毛尚未
免刺戾南給事陳嘉訓御史朱吾弼蕭如松疏踵至兵
部主事龐時雍列首輔欺用者十誤國者十總自夢臯

起見夢臯決歲彼此曉曉總自楚事起見吏部員外賀
燦然有清平之論謂純與被察而留者皆當去議者謂
婦姑勃谿既不分曲直又不別尊卑一體逐出殆于不
可南北同聲歸重純及次輔而詆首輔曰四明四明爲
口實云正域方聽勤事益日解名日益起純致仕歸被
留者皆于養病不復齒元珍時雍燦然降三級調雜尋
削職具時意氣馮凌風雨黑暗卽京察一案凡七閱月
而後下閣中惟又次輔一人催揭屢上旣合公論又當
聖心轉移之功甚大甚苦事多起于楚中先丁酉年武
昌城外黃鶴樓一日無故自火延燒千家黃鶴之磯民

淘簣井者一人入不出一人繼之曰如有他虞我撼繩鈴惡上我其人入見前人歾傍大穴有火光俄一人冠方山冠着絳袍持刃來逐其人大呼撼鈴起駭幾歾甦爲人言如是聞之監司欲夷其井一夜自滿有狐從漢陽門入陰兩作人哭尋之無有民間見龜蛇鬪歾自此以後水旱饑饉相仍稅使宗變交作凡十年朝端聚訟顯陵地震風沙太和宮火淨樂官道士諍辱襄陽太守馮若禹提督內官黃勲庇之指太守乘輿至宮犯龍牌欲奏聞卽撫先發乃得止

三十八年杜茂論劾原任兵馬劉文藻方文藻在任屬

妖書事起阿意極力搜索沈于王之禍皆其所爲衆都

切齒原係守

陵人戶

葉

高當國素知其事卽下茂提

問治之甚酷而言者不謂然也隨卽引咎然甚合上

意得之大喜謂司禮曰閣臣乃爲我受過從此深信凡

事力爭皆爲曲聽巡按史記事過承天有訴杜茂各役

蘭光裕等之害人者下承天太守馮勞謙捕治因而相

激茂卽遣人哭訴于聖母皇上言勞謙困辱不堪

捕去人皆矧目折脛備極楚毒

上怒令逮勞謙與郡

幕官已寫駕帖矣向高具揭勸

上此事輕發則地方

不安且致多事後難收拾

上心動下茂疏併發世

廟所給護守 顯陵碑以示命依此擬上蓋陵碑中謂
守陵諸人役有犯當奏聞不許地方官擅拿違者卽拿
地方官故 上執此爲辭復揭言勞謙以郡守擅拿雖
是違制但臣聞此事之發因御史經過郡民訴諸役之
惡幾至激變御史不得已令郡守暫拘以洩衆忿隨卽
奏請定奪蓋權宜解救之計不當以違制論且人情若
此若復逮繫勞謙則地方必至大闕震驚 陵寢其禍
將不可言望 聖明詳思而慎發之勿至有事而罪臣
之不言也 上意解向高復以危言動諸大端皆得免
逮勞謙改守大郡光裕等卒正法

四十二年 聖母大喪當頒赦時楚宗錮高牆閒宅者
五十人家屬百餘人廷臣屢請釋不報向高擬入赦條
中揭言楚宗當日誠爲有罪但坐以謀反則非其辜且
誅死六人已足正法諸宗懲創已久天潢之派殊當憫
念揭稿已具然其中有兩項一訐奏楚王一戕殺巡撫
若只言戕殺不及訐奏則猶未得全釋復欲增入部臣
孫慎行言訐奏者釋則楚王不安當日主議者愈悞不
聽疏入得允 御筆改訐奏爲誣詆未幾向高得請歸
釋者來見諭以 聖恩宜省躬安靜慎勿及前事皆羅
刀而去正域先卒 光宗立得贈禮部尚書蔭一子加

贈太子太保再蔭中書舍人賜誥

正域才情自是

不群然廢而名愈高沒而贈甚厚皆四明成之劉文簡
每言浙中相公造化低遇者對頭不好信然信然同時
以氣才三方布置失事坐誅者熊廷弼楚爲短氣然中
有可原與奸人內豎撓亂破敗人又憐而思之并江陵
亦與昭雪皆公論其地靈終不改也惟因黔變歲餉八
十餘萬遡江達于偏沅不勝勞憊藩司老庫僅銀十八
萬最後盡發湊五十萬送黔一戰而敗其害與黔相終
始說者謂斃楚以事黔非計而黔終不可棄則楚亦終
未能息肩也幾及十年少保尚書朱燮元以總督撫黔

大爲減省乃得少寬崇禎元年有岷藩之禍撫按俱得
罪司道府而下被逮者甚衆

礦稅

太祖初定常賦商稅三十取一有請開山東銀礦及發山海寶藏與階州畝外金坑者皆斥之惟盜礦者多官或設或停封閉不常于是有浙閩之寇用兵十年而後定稅則歸于各關增設鈔關七抽取爲艘舟之用成化中開礦尋止嘉靖三十五年開薊州玉望峪等礦差太監崔閔錦衣千戶全爵開採明年戶部主事沈應乾錦衣千戶李鉉開河南嵩縣礦皆奸民題奏謂天錫至寶脉潤氣騰以應聖瑞上方求長生從之官四民六所得甚微不久卽停萬曆初西山渾河房山涿州等處礦

盜數起逐捕或逃或擒嚴保甲築臺于洞口列障守之
顧盜者終不已約砂一斤得銀五六分止耳十一年房
山民史籍又請開下撫按查實報山險無可用力得寢
十八年易州民周言張世才奏本州湯家庄黃土溝等
洞生成奇瑞每砂一石約煎銀五十六兩沉埋年久可
惜乞差官採取民願効力並不干預有司御史邵以仁
其三不可且言臣黔產也與滇爲鄰熟聞彼中銀礦
利弊大率利少而害多其說起于無賴之徒當其未開
以擬爐戶科料使用小民貪利竭力赴之成則奸民飽
不成則小民傾家生事害人惟此爲甚乃下言法司

贖杖言等再以法祖爲言 上不無心動而大臣中有

內養籍真砂養永者暗主其說會連歲有寧夏朝鮮兵

事未暇及而奸人財用靡裕之疏數上給事中楊應文

十等年王德亨丁成言開礦 太福以言利之人皆廢

民之賦斤之不聽成化十一年郭鍾揚聚言礦 爲宗

以銀礦在山谷道路險阻礦賦微細所得不多徒費民

力閉之不開嘉靖十五年開河南盧氏裕葉等州縣礦

凡六月得銀二萬五千兩二十五年又開凡年餘得銀

二萬八千五百兩兩次費用反倍之後因洞深泉湧礦

夫困憊逃亡過半遂議停止萬曆十八年易州民時儒

奏開節覆奉 旨礦河既稱開它

有碍害多利少着照

二十一年葉縣礦徒二千餘人掠文馬二峒 上謂礦

開則賊亦可化爲兵且在外可救饑在內可備用尚持

之未發

二十二年御史何倬請開河南礦

二十六年六月郎中戴紹科

後改真永

錦衣楊金吾往河南

內臣王虎錦衣張懋中往順勳永各開礦時指揮王勳請鑿產助工求改衛上惡之下法司提問給事中侯

廷佩疏勳當嚴刑凡報礦武官宜令兵部盡數查審以正欺誑之罪不報自是開礦之使紛紛四出皆挾原奏官察空行事山東則陳增請便宜行事承委文武同撫按舉刺河南則魯坤請各聽臣所轄爲給事中戴士衡駁上皆不報二人之說亦寢于是湖口則李道

昌平則王忠 昌黎田進 真定王虎 山西孫

朝 張忠 陝西梁永 趙欽 天津王朝用 王濟

河南復有胡慎 通灣張燁 臨清馬堂 廣東珠

池李敬 廣州王相 雷州李鳳 兩淮鹽魯保 儀

真暨祿 浙江劉成曹金劉忠 初孫隆帶管 後并于成 江西潘

相 湖廣陳奉 雲南楊榮 廣西沈永壽 四川丘

乘雲 遼東高淮 福建高家 貴州張慶 南京一

帶守備邢隆兼理 凡一省有二人三人者分贖稅或死 而代續奏與獻遺租遺產者就近帶

管

二十七年三月龍江百戶王官請于黃天蕩等處設兵

五營抽稅閭臣沈一貫密奏此地當江洋最濶處留都右腋大盜易集必生窺伺官等竟欲招兵立管陰蓄異謀上然之未發官等數十人遮一貫于端門尾而詈之以聞乃逮官究問它請開者率多失職弁流殆遍中土甚者謂海外呂宋機易山金豆生樹上可取遺官驚悸而死上亦不問也

被害者二十八年庚子五月給事中王德完疏扭解知縣自福山韋國賢始而益都吳宗堯星子吳一元富平王正志接跡矣扭解知府自南康吳寶秀始而尋甸知府蔡如川繼踵矣扭解荆州推官華鈺經歷車任重巡

檢陳賚而趙州知州甘學嘗次第隨之矣章職自真定
通判劉光文始而夏縣知縣韓薰兩淮運副丁階永平
通判羅大器皆爲編氓矣降級自臨江知府顧起濬始
而襄陽知府李商耕黃州知府趙文煒荆門知州高則
翼通州同知邵光庭香河知縣焦元卿皆調用矣近且
荆西副使萬振孫承天御王禹聲被論不及蘄州知州
鄭夢禎江防叅政沈孟化仇口中傷降調有差矣鄉官
通判吳應鴻舉人勞養魁鑣聲潮梁斗輝生員張聚奎
等以無辜皆株連繫累累道路矣至撫按二臣建牙持
斧一方而內使恣橫敢爲彈劾如王虎之論真定巡撫

李盛春陳奉之論湖廣巡按曹楷楊榮之論雲南巡撫
陳用賓張忠之論河東巡鹽汪以時高淮之論遼東撫
按李植王業弘孫朝之論山西撫按魏允貞趙文炳皆
以鵬擊鳳以狼噉麟是何等世界也此後逮者生員沈
希孟湖廣僉事馮應京西城兵馬戴文龍饒州通判陳
奇可襄陽通判邸宅卞孔時推官何棟如河南知事張
有倫臨淮知縣林錦咸陽知縣蒲朝薦同知王邦才惟
咸陽知縣宋時濟已逮得免着勘問而渭南知縣徐仲
斗被辱死江西宗室被毆不能問也

陳增既縱惡山東陷兩縣官民數萬群起欲毆之懼走

徐州地當咽喉諸棍輻輳而徽人陳守訓爲之魁其禍愈烈各處樹旗徵稅准撫李三才直以氣凌之見則汗必沾背凡各稅官無狀者令死囚攀爲同盜捕而擗殺之移狀于增增亦無如之何守訓得加中書舍人李別以計激之抗增不勝忿撻于庭守訓入志欲盡發其奸入奏增且怒且懼一夕步于庭大叫死守訓亦逮入死徽人取其屍支解投于江楊榮被殺

見漢記

陳奉被逐

見楚記

二十九年六月蘇州機戶捶死叅隨黃建節等其年水災絲價甚昂蘇民素無積聚多以絲織爲生東北半城

大約機戶所居織造太監孫隆帶管稅事隆本安靜謹
事機四月中至蘇會計五關之稅日縮借庫銀以解願
嚴漏稅之禁建節投爲恭隨交通士棍湯莘等十二人
擅自加徵妄議每機一張稅銀三錢訛言四起有謂二
家謀管一門者有謂每段一疋稅銀五分紗一疋稅二
分者有謂所織紗緞悉付玄妙觀用印而後准發賣者
衆聞大懼謂且罷織人人餓死一時閭聚填街塞巷飛
石擊死建節盡燬莘等十二家又傳鄉紳丁元復家人
取利貸建節金謀入用事并掠其家然皆赤身不持一
械不搶一物守令曲論乃解下令索首惡有爲成者擬

劫應之官曰成非佳兆改爲賢奏聞錮于獄方變作隆
走避申文定家凡二日乘小舟走杭州從此不復至蘇
隆弊稅務歸之劉成樞戶皆得免專取盈商舟矣時有
蕭山童姓者少以歌童侍文定遂掌書記積資爲州判
既歸居于我湖因稅事起亦投爲叅隨管劉河口最衝
處變作土民逐之泗水而渡者三幸免竟中熱死舊所
積盡被劫奪賢既下獄衆義之餽者甚衆後得赦出老
矣天啟六年縱騎至蘇被捶死猶及見之縉紳皆待以
賓禮稱曰義士

五月江西稅監潘相衆所積怨一日輿而出偶歲試備

童單聚見之大笑相怒擒四人以入其一則輔國將軍
謀托庶宗宗達也捶之傷甚各宗大閱殿門入相走免
更以上饒知縣李鴻報怨爲詞上聞鴻削職內外諸臣
皆以細毆爵宗奏彈相亦懼餌各宗求解撫按諸臣曲
論乃止

高淮差往遼東在二十九年惡黨宋希曾余東蕭縱恣
詐害軍民不可勝數巡按何爾健疏聞邀拿承差截其
實封者凡再并一切文移皆絕廣寧遼陽至于罷市生
員劉三才等三百餘人至委官處講明相激卽稱盜入
劫取稅銀八百餘兩衛官懼甚以庫銀償之乃解捶死

指揮鄭遇春張汝立叅總兵馬林戍極邊復請加勅卽
真鎮守按臣極言鎮守之不可且遠旣有一人東西兩
河又有協守二人如復用淮新者旣奉欽依舊者將置
何地而自來題准假印下獄重犯皆劫獄取去其殺人
逃匿者亦占之不發叩尅軍餉甚至圍商民索詐種種
惡狀皆出理法之外巡邊申號令虜至報進止凡出入
帳下擁衛動二千人夷丁乘馬凡七八百騎所過將領
索禮多者三五百金少亦二三百矯上命檄朝鮮製真
善冠十頂每頂飾東珠百顆餘物稱是三十二年四月
率壯丁三百餘馬皆有副旗幟金鼓直至廣渠門外以

進稅馬爲名欲入大內遠近驚駭久之始去或曰有密獻不欲露諭令自來故滿朝疏劾皆留中常差司房吳守政散馬各衛所并雜物勒重價衆憤幾變守政遂自刺總督蹇達疏至上命撤回并于通灣張燁時曠已先一年停矣淮旣入關誣奏金州海防同知王邦才協謀叅將李獲陽逐殺勅使搶奪錢糧下詔逮治

馬堂于二十七年差往入津卽至臨清剽取太甚召募長隨之人凡零星米豆盡加抽分脚夫聚三四千于四月二十四日約聚衆開刀其黨聞之入告于堂曰先發可制擒數人腰剪取首墻上盤舞擲外衆火集內卽放

箭傷人外亦縱火力攻破門挺手相搏委官四十餘人皆死守備王煬率家二十餘人衝入抱勅印負堂而出其黨鄭惟明反訐煬始禍鐘申救亦被逮截煬竟逮入方變作天津撫臣汪應蛟總河劉東星皆以稅監殺人報巡撫尹應元巡按張大謨止言激變不及殺人聊城鄉紳傅光宅疏汪劄得真撫按失實時應元憂去大謨明其不然盛言非得之親見死者是何姓名流傳之訛不可據給事中郭如星駁死者之家皆懼禍不敢認擾攘中何人得見其說乃絀

二十六年已差陝西橫監趙欽矣明年復差梁永收稅

及名馬貨物其任呂四與奏官樂綱道之橫行下各縣
取索輒值三四千金淳化知縣王應選至棄官去渭南
縣稅課已完永司房杭大賢等張旗幟直入縣堂知縣
徐仲斗餽以下程嫌少叱罵復索常例不能應執吏胥
收頭等三人撞殺之仲斗忿甚退而氣驟死所過劫商
貨陷富民甚于大盜私造兵器畜戰馬五百匹占軍丁
千餘各處亡命積賊無不歸附卽四竊出入呵殿嘗數
百人奪民間小兒稍清俊者闖割至百餘人死者十九
古帝王陵寢多所發掘擅鎖宗室索進獻憾按臣余茂
衡執正屢斃其用事人仗庖人吳得水于署進壘腹中

若然有聲覺之延醫灌以牛黃數錢大吐少解病不能
興者數月得水逝去咸寧縣緝獲承發數百人挾弓刀
逼縣堂欲殺知縣滿朝薦皂快市民力拒叅將領兵來
救始斬關而出反誣朝薦被逮內外諸臣且救且劾奉
旨永着撫按差官伴送來京稅務着河南太監胡慎帶
徵

四十二年六月撤福建稅監高案貪暴不法納紅夷
之賄令屯澎湖爲海上大患又取各舖軟細物值可千
金皆不給價三月十二日羣聚額索反被捶擊衆怒擁
千餘人于稅門大譟案懼乘馬身佩勅印手執雙刀領

叅隨魏天爵等二百餘人各執兵器突入撫臣袁一驥
行臺拉之并其子同行尋營兵救護暫入別署圍聚不
散御史徐鑒令三司勸解薄暮一驥方得歸復挾副使
李思誠僉事呂純如都司趙庭張鶴翀等爲質同人署
中至四鼓李趙方出呂張竟留宿次日同知陳豸爲代
乃得還葉向高方當國臺省及閩人皆來問計曰保撤
回一無所碍便了密揭案失人心若非地方官救護必
有雲南楊榮之禍又徧語大璫從吏 上曰此首臣本
貫翼贊多年當爲寬之乃數案不諳事體激變地方差
官伴回各司視事如故稅務併江西潘相併羅承天守

備杜茂向高賜歸復遣少監劉用

其廠屋被燒者在在見告而景德鎮爲甚鎮在江西饒州府浮梁縣以陶窰爲業四方總聚且數萬人稅官立威肆虐衆共焚之原駐有通判千戶力救得免通判被逮卽陳竒可也而採珠激變不與焉

是時 上號嚴明能檢制內臣張誠等俱籍沒降奉御其中賢者如陳矩稱最多所救正爲 上所憚

又辨見 田

義連進二疏其一請發章疏其二御前執事官人內官聖怒責處發遣死者無虛日近尋訪楊山女一事連繫幾命耳聞目見哭聲震天非聖世所宜有 上亦不罪

他藉勢恣行者甚多壬寅禮部侍郎敖文禎過宣武門
內使三人跑馬衝轎爲扇柄所驚遂碎扇捶從者文禎
見醉狂不較反大罵亟走民家避之擁逼嗔噴不解錦
衣遣人勸諭亦被毆事聞令司禮查明重處 丁未廣
渠門內使遇泰興知縣龍鏗覲回索貨猝而毆之傷重
死下司禮治之其餘爲害不可勝數

總考礦稅差內官在二十五年明年收店租又明年徵
各稅其停礦在四十三年十二月稅行之十餘年半濟
部用半進內府凡諫止者言雖痛切皆不聽內官訐撫
按者亦不聽惟孫朝于山西撫臣魏允貞最甚下部議

覆覆上得免

允貞稟性太剛任事太執處人太峻自擇持其苦困欲推以從人與之處或不

能堪然極晉以來事事節省公費廉治盡克修邊陲荒之用布衣蔬食不携妻子晉中士民皆謂巡撫但飲山西一口水臣等細考允貞平日之事業以孫朝今日之言允貞孤立獨行多執少與卽與閣部大臣時有爭論其不能屈意奉內臣可知孫朝職中至欲食其肉寢處其皮在 皇上前尚且爲此罵詈器具在彼中盛氣加撫臣可知相疑相爭極臣既忝內臣內臣亦參撫臣此乃二臣兩相抗而兩相訂非敢抗 詔旨也若謂其貪濫據魁賊至三十餘萬則臣等敢以百口保之允貞原籍南樂去京不遠 聖上試加體訪其房屋田產多寡虛實當自了然若指廉潔爲貪濫指節省爲極尅使天下請吏聞之無不仄心貪官聞之有以藉口非所以昭平明之理也

然內臣一經撫按彈疏

上故持之俟竭所有以

獻乃得安又時進土空納賄同輩而輩中所得

上又

借事括取故此輩無論留者差者皆置群棍詐取之財

浪費外或敗而靡爛或携至中塗多劫殺無一人善後
此天道甚明而 上樽節不妄用天府之藏冠于千古
似與國課若分爲二課約四百餘萬止供一歲之出近
年征吟費一百餘萬征播一百二十餘萬征倭五百九
十六萬餘鋪官典禮三百六十餘萬添進買辦三百餘
萬各省直袍價裁價扣留及濟邊一百九十五萬雜課
歸內使者每年十四萬餘鹽課每年十八萬五千餘兩
以上皆
本色 真公私俱竭而天下宴如則 上獨運權不旁
落微倖必裁諂諛必拒浮汎汗垢之言必寢百司庶府
盡力支撐各盡其情與力也

終